

散文

中华民族三章

韩小蕙

2008.5.12,突如其来,山崩地裂,一场8.0级大地震,横扫在中国面前!没有慌乱,上下同心,中华民族以及海外儿女,接受住了这场超级考验!在这些分外漫长而又箭簇般飞过的短暂的日子里,每天都是在揪心、等待、关切、感动和震撼中过来的。随时随地地感受,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,信手记录下来,亦算是个人对历史对未来的见证。

按时间顺序,抄录三则如下:

(1)也说中国人的素质(5月19日)

刚好是在5月10日,突然接到加拿大一位华裔女作家的来信,她是自小生长在内地,上世纪90年代才去留学而后定居加国的。几年没联系了,孰料她的第一句话,竟然劈头就是:“中国人都变坏了,只认识钱,不讲道德……”我大为反感,心想:你才去国外几年,怎么也跟着某些国外舆论唠嗑?难道你还不了解自己的同胞吗,要是中国人真的都变坏了,那么中国这连年GDP的持续增长,这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,怎么解释呢?总不能否定这都是中国人干出来的吧!

未及给她回信,5·12汶川大地震发生了。这一个多星期里中华民族的超杰出表现,全世界都看见了,都为之心服口服:

——在第一时间之内,党中央和政府就迅速行动起来,半小时内总书记就发出了救灾指令,4小时内共和国总理已经飞抵灾区;

——10多万人民解放军火速赶赴灾区救援,全体战士奋不顾身救人;

——灾区人民舍生忘死自救,干部救群众,老师救学生,医生救病人,狱警救犯人……劫后余生者互救、互爱,一个油饼4个人分吃,一个母亲哺育8个婴儿,一个鸡蛋在众人手上传来传去……

——全国人民整齐划一,迅速行动,有钱捐钱,有血献血,有力出力,3天国难哀悼日,3分钟默哀礼仪,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,国人无不肃然直立,共悼亡魂。13亿人民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,表现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、拧成一股绳的共力,令全人类为之动容、钦敬、羡慕……

从历史的烽烟一路追溯上去,百多年来,中华民族在列强侵略、自然灾害频频的一次又一次击打下,真可谓灾难重重,连外国媒体也感叹我们民族的多次灾难!可是在这些超常、超大、超强、超重的屡屡磨难面前,每一次,都是灾难倒下之后,我们英雄的民族站起来!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,更领导着全国人民闹革命,打土豪分田地,长征、赶走日本侵略者,建立新中国,近30年来又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的经济成就……

无可否认的是,随着中国逐步解决了生存、温饱以及向小康迅速挺进,中华民族的素质也在一天天随之提升,从国家到普通百姓,从社会公德到环保意识,我们都在努力做,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速度,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而回顾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,那种对劳动大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,那种你死我活的无情博弈与厮杀,才最终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繁华世界。我们中华民族的迈入现代化,走的却完全不是那一条血与火的路子,中国首推的是一个“和”字:和平发展;加上提倡“双”字和“共”字,双赢共赢。两相比较,谁的素质高,不是优劣立见吗?

当然,就像人人都有缺点一样,我们民族也存在着陋习,比如西方人特别看不惯的乱穿马路、随地吐痰、大声喧哗、内江等等,民众的素质确实有待教育、有待提高。不过从我们民族的底数来说,从每一次危难临头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挺身而出、共筑长城的英雄壮举来说,从灾难压不垮、永不言放弃的重建家园的顽强精神来说,这些,才是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本质的、最可歌泣的高素质!

在这次8.0级大地震面前,我们中华民族又在这“泰山崩于前”的特大灾难的考核中,填写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没管“潜规则”,捐了当月全部工资,不由得心生崇敬,并后悔自己在捐款面前的患得患失。

后来,继续在媒体上听到报道: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妈妈,把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1万多元都捐了出来;一位北京下岗职工捐了2000元;一位成都困难户居民每天少吃一顿饭捐灾区;一位灾区农民没钱捐献,就在路边支起一个摊子烧开水,用这种方式献爱心;还有很多人没钱捐,就献血、捐物、当志愿者出力气。有一天上,我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“新闻热线”节目听到一位父亲的叙述:他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消极郁闷情绪很灰,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主动去当志愿者,到火车站帮忙搬运物资,虽然身体羸弱,扛不动大包只能扛小的,但心境改变了,变得积极向上……说到这里,那位父亲的声音突然哽咽了,我的眼眶也盈出了泪水。

再后来,听姐姐说,他们单位的中共党员已经开始缴纳特殊党费。我的眼睛一亮:“特殊党费”?这也许在党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,但起码在近几十年里,在我的党龄词汇里是第一次听到、遇到——它是多么神圣的啊!自此,我天天上班带着存折,决定缴纳一个整数。

5月28日,我们单位终于也迎来了缴纳特殊党费的日子,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似乎都在盼望这一天,就像履行一个庄严使命一样,神色凝重地排出了比第一次全体职工捐款时多得多的数目。离退休老干部们态度最积极,数目也高出其他在职干部,充分显示出他们虽然已经离岗、虽然已经年高,但仍然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当天晚上,我竟在电子邮件里看到诗人、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先生的来信:“我在外国也缴了特殊党费,缴了3500美元……”

5月29日,接到荷兰女作家、荷比卢华人写作会副主席林涓女士发来的邮件:“10多天来海外华人均在关注中国的灾情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昨天大使馆哀悼……这场灾难将令许多人大失所望。在大难中可以看到人性善良和美好的部分。看到一些感人的事迹,华侨大部分是开餐馆的,辛苦钱啊,我常常热泪盈眶。”

5月31日,又接到美国作家、美国旧金山山外作家联合会主席刘荒田先生发来的邮件:“我们这里捐款也极为热烈,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行动,从来没像这次这样激动人,感召人。前几天,近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党派派的距离”。美联社还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,他们是救灾而缴纳的“特殊党费”已高达17亿元人民币(到6月2日已达51.2亿元——作者注)。

一时,我的喉咙又一次发紧,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此前,我也多次听到外国各方面的好评,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吊唁时写道:“中国遭受的损失超出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想象。在巨大的危机袭来时,中国在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力量、韧性和勇气给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”又比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文章说:“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快速反应感到由衷的自豪,地方官员坚守岗位,将早已存在的应急计划付诸实施,其协调行动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,甚至强过许多发达国家……中国民众自发捐款捐助援助地震灾区人民,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自信表明,中国已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
用当下流行的一句俗语说,这次灾难,确实是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了”。按说,我平时是非常反感来不来就套用政治术语的,但现在是在发自肺腑地体味到:这句话不虚,特真切,特实在,特别贴切到位。

比如关于捐款,仅就我个人经历的,兹罗列如下:

5月18日,文友北京作家L君来电,告诉我,他捐款好多次了,即使上街看到商店的捐款箱也都掏钱。他女儿眼睛捐得更多,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元了,并且对老爸说:“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国家分担点什么。”我知道,L君家境不富裕,还有几十万房贷未还,而利息已经涨了好几次了。晴晴刚参加工作没两年,挣钱不多,平时过着很俭朴的生活,助父母还房贷,这在当今女孩子们一个个拼命打扮、疯狂消费的大潮流中,已经是凤毛麟角了;现在这20多岁的“80后”女孩儿,还能这样具有爱心和责任心,真是不容易啊!我被深深感动了,多么高尚的父啊!

转天的5月19日,某报社资深记者X君告诉我,她捐了1000元,他们报社同仁都捐了不少。当时我很惭愧,因为我单位捐款时,本来我也是想多捐点儿,可是按照“主任X元、副主任X元……”的潜规则,我一时迷失,随大流只捐了300元。后来我听说,单位有同仁可